

親情，故居情

郝慰慈(何文佑醫師夫人)

最近，弟弟從法國回來，文佑和我在一個微風細雨的下午，在稻香村請他吃飯。那裡是從前我和爸爸媽媽常去的地方。爸媽都很愛吃北平烤鴨，這次弟弟回來，我們也特別點了這道菜。吃著吃著看到弟弟沒有喝酒，似乎也很陶醉，不知是不是也很懷念著舊日時光？可惜他出國多年，北平烤鴨是多麼難得吃到的美味啊！

第二天，我陪伴弟弟回到郝履成故居，也就是我們都在那裡度過了好一段時光的地方。弟弟這次回來，也有提及要把故居賣掉，但意願不像妹妹那般不顧一切的強烈。他只是希望買些冬至湯圓，放在祖先牌位前拜祭一番，也許他也在懷念從前的生活吧！回到故居，他進入房間翻抽屜，想要找一些爸媽的遺物帶到法國去。這也可以說是好事，這樣不也是一種情感的流露嗎？

弟弟在房間裡尋夢，我在客廳坐著整理包包，有點暈，朦朧中彷彿看到我的兩個女兒坐在鋼琴椅子上，爸爸站在琴邊搖頭晃腦地彈出綠島小夜曲的調子。我女兒娃娃曾經說過爺爺對這曲調有著特殊的喜愛。在沙發上，我只是淺睡，一會兒醒，一會兒迷濛。也是在朦朧中，陽台上咕咕...咕咕的聲音，在我耳際迴繞。那是陽台上那些環頸斑鳩的鳥聲。牠們很喜歡我們放在陽台上的一個籃子。每年的夏秋間都來，坐在籃子裡孵小鳥。有些時候小鳥孵不出來，牠們仍然會守在陽台上咕咕咕咕的叫。這種聲音令我有點同情和感傷。鳥兒們

都會對牠們的小窩如此的懷念，為何我們人類許多時候為著錢卻連父母遺囑留下來十分美好的唯一故居，也毫不留情嚷著要賣掉。想到這些，我又要落淚了。☹

